

从难卖到卖好——常山胡柚的故事(5)

◎ 两山

每年收获时节,常山的山坡上、田野里,胡柚树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年产超10万吨,是这片土地秋日的馈赠,却也曾是一道甜蜜的难题。

老周蹲在自家柚园里,粗糙的手掌抚过饱满的胡柚,眉头拧成了疙瘩。去年这时,收购价跌到五毛钱一斤,连采摘工钱都不够。满园果子半数烂在枝头,半数堆在院里慢慢发霉腐烂,甜腻又酸楚的气味漫开。那是他守园的第二十个年头,第一次动了砍树的念头:“种出来卖不掉,还不如不种。”这句话,也是常山柚农共同的心声。

过去政府也急。每年胡柚上市,各部门全员动员,打电话、跑市场、组织干部外出吆喝,可年年吆喝年年难卖。渐渐县里干部想通了:政府不能永远当“推销员”,得换个活法——从前替农民卖果子,如今要替农民谋出路。

办法的第一步,是为柚园请来“科技合伙人”。常山与浙江大学合作共建现代农业发展研究中心,一批批科研人员进山,在柚园边搭起实验室,测土壤、采样本,为每棵树建立“健康档案”。老周起初还觉得好笑:“种了半辈子柚子,倒要听几个娃娃指挥?”可改良新品种挂果后,他第一个服了气:经数字化精准管控的果树,结出的果子大小均匀、皮薄肉厚,糖酸比恰到好处。过去挑果去集市总被贩子压价,如今还没采摘,订单就找上门来。科技,让土果子有了“洋身价”。

果品品质提上来了,可单卖鲜果终究受市场波动掣肘。政府又牵线搭桥,将胡庆余堂等老字号药企引进常山。专家们对着胡柚反复研究,发现它皮、肉、籽浑身是宝。很快,柚园边建起深加工厂,机器轰鸣声取代了往日的叹息。一颗胡柚进车间,变身果汁、冻干片、润喉糖、果酱、精油等多款产品。从前五毛钱一斤卖不掉的果子,深加工后身价倍增。到2025年,全县胡柚深加工率达65%,8大类100余款产品走出山沟,走上全国超市货架。老周的邻居小芳早年在杭州打工,如今回村在加工厂当质检员:“家门口每月能挣6000多元,还能照顾老小,比在城里划算。”

政府清楚,要让农民彻底安心,还要解决“谁来兜底”的问题。县里扶持龙头企业,由企业与合作社、农户签订包销协议,核心就一条:“应收尽收,按质论价。”合同签下那天,老周开心地跟儿子说:“这下,柚子有人管了。”

光是包销还不够,产业链做大处处需要资金。政府协调银行推出“邮柚贷”,利率低、放款快,专门解决种植户与加工企业的资金难题。老周的儿子大学毕业回乡创业,想建小型冷藏库缺20万元周转金,头天递交材料,第三天贷款就到账了。他感慨:“从前借钱难如登天,如今政府把路子铺到了脚下。”

种好了、卖掉了,常山人还要让胡柚“有名有姓”。县里启动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示范区建设,成立“匠心护柚”律师公益帮帮团,市场上一出现冒牌“常山胡柚”,律师便跟进打假。老周听说后专门写了感谢信,歪歪扭扭的字迹里满是认真:“我们常山的柚子,不能让别人坏了名声。”

这些年,常山胡柚走进国家级农博会,还把展台搭到了东南亚推介会。金黄的果子在聚光灯下散发清香,客商品尝后纷纷竖起大拇指。这片曾只长在浙西山坡上的果子,如今越走越远。

又是一年秋天,老周的柚园迎来游客采摘。他切开一颗胡柚,晶莹的果肉在阳光下泛着润泽的光:“尝尝,甜得很。”咬下去,汁水在舌尖迸开,是熟悉的、带着微酸的清甜。

常山胡柚的故事,说到底并不复杂。当政府从“替民卖柚”转向“帮民兴业”,当科技、产业、品牌拧成三股合力,压在柚农心头的“卖难”石头便被一点点撬动。2025年,常山胡柚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74亿元,十万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黄昏时分,老周站在村口老柚树下,点起一支烟。烟雾伴着晚风,缓缓飘向他守了大半辈子的果园。满山金黄终有归处,这大概就是乡村振兴最踏实的模样——不是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是每一颗柚子都能找到出路,每一个种柚人都能在秋天安心地笑。

(未完待续)



驿暖心安

记者 邹建辉 摄

南瓜焖饭

◎ 林志贞

入秋后,地里的南瓜成片成熟。父亲每次收工回来,肩头畚箕里总卧着几只磨盘大的南瓜。这些敦实的瓜大半是猪的口粮:切块和米同煮,快好时添两瓢米糠,熬成一锅粘稠金黄。

米糠下锅前,那锅南瓜粥我们也能吃——无外乎米没淘洗过,瓜是同一只瓜,锅是同一口锅。可那总归是猪食,再说乡间南瓜遍地,谁家也不缺这一口,再香甜也没人去贪恋。也有人家喂猪更省事,直接扔整只南瓜让猪啃。这么看,我家的猪过得还算滋润,早晚两顿都是热乎的。

我们也吃南瓜。往往是切猪食时遇上硬得像磐石的老南瓜,刀落下去只浅浅入皮——这种瓜最适合煮食。劈下一大块,就是一道菜。说起来,我们吃的和猪吃的,还真是同一个南瓜。差别也有一点:猪吃的不用刨皮,我们要。壳越难

刨,瓜越甜。

南瓜切块清煮,撒几粒盐就好,煮到软烂拌米饭,已是美味。做焖饭则更绝:南瓜煮得软透,倒进饭甑里拌匀,盖严锅盖,靠灶膛余火焖上片刻。等汤汁收干掀锅盖,扑面的热气里裹着南瓜的清甜。一人盛一碗,沉甸甸的。米饭吸饱了汤汁,慢火焖得粒粒透亮,甜咸交织,越嚼越甜。

后来,在外务工时,路过工地见两位阿姨洗南瓜,说中午做大锅南瓜焖饭。一句话撞进耳朵,乡愁瞬间涌了上来。她们不会知道,这再寻常不过的家常味道,竟在擦肩而过的刹那,悄悄暖了一颗漂泊孤独的心。

那年我在阳台花盆里种了棵南瓜秧,没特意浇水施肥,它兀自牵丝引蔓,长得无比皮实。该开花时开花,该结果时结果,半点不娇气。可惜花盆土浅肥

薄,热闹的花期过后,叶丛里竟只结了一枚小南瓜,倒像懂人意来报恩似的,安安稳稳挂在藤上,一直长到秋后慢慢泛黄。摘下来放在厨房,总盘算着哪天休息做一锅焖饭,却总没腾出空动手。直到某天拖地想挪挪它,指尖触到的不是预想的硬实,而是绵软——它竟从里面悄悄烂了,外皮还看着完好如初。

我一直以为南瓜最耐存,从前老家摘回来的瓜随便堆在灶角落,一两个月都敦实依旧。它怎么就坏了呢?或许它习惯了田埂的雨露清风,水土不服城里的钢筋水泥,和那封闭的方寸阳台吧。

其实又何止是南瓜。念起老家灶下那锅金黄香甜的南瓜焖饭时,回味的又哪里只是舌尖的清甜?更多的是眷恋那岁岁年年萦绕心头,却再也回不去的旧日时光。

[诗词长廊]

定阳路

◎ 鲁镇

定阳路 常山县的主要街道

通常 我从它的腰部开始走起

我从文峰路趺入 路过他最喧闹的部分

然后在他烟火味的店铺里流连忘返

通常 我从北往南走进闽南风格的建筑

在那儿 我邂逅早上好 教育书店 这些店铺

也有时候 我向北 走向金川大桥 或右转弯

就到了这座县城的新中心地带 渡口社区

更多的时候 我会继续向南 走入城南小区

去儒学校园 聆听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

这里的地理格式 凝重 又充满生活的烟火

你随意 又拘谨 汇入行走的人群 瞥见典籍

许多时候 你烦躁 或者杂事缠身

都不会影响定阳路的卧姿

你朝前看 或者回首——定阳路一直匍匐

在那儿

像村姑 又像一条纤细的南门溪鱼

我们之间 不用言语 作揖行礼足够

现在 我沿着定阳南路来到了国道沪瑞线

这是我来常山两周以后漫步时抵达的最

远点

我看到自己起伏的影子 像夜色中行走

的两行诗句

哦 恍惚中我遇见了着一袭青衫的古代诗

人……

立秋

◎ 若兰

暑气渐消残夏尽,竹篱风送雨声声。

凉生玉簟池荷老,露湿庭阶梧叶清。

山路白鸥翔落照,稻田黄雀啄空明。

立秋三伏随时去,雁字排云无限情。

行香子·秋蝉

◎ 徐仕强

枫染层林,露湿苔痕。正文峰、塔影

斜曛。忽闻蝉唱,声透松筠。似诉秋凉,

惜秋短,恋秋晨。

黄泥涧底,西峰山谷。忆年光、曾伴

书文。虽今霜重,不失清云。剩叶间残,

枝间影,梦间魂。